

岔路口

中国的新型增长战略可能有损于非洲依赖大宗商品的经济体

陈文婕、罗杰·诺德

中国的高速增长正在放缓，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正由投资和出口转向国内消费。这种转变正日益影响着全球经济，但是受影响尤为严重的是大宗商品出口国，也就是非洲许多国家。最近，中国海关宣布，2015年中国从非洲进口量下降了近40%。中国需求的下降造成了价格暴跌，对许多非洲国家的财政和外部账户造成了压力。过去20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平均达5%到6%，2015年降至4%，2016年预计会进一步下跌。

虽然经济环境不确定，但2015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要在未来3年内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援助，这比中国3年前承诺的援助金额还要多两倍多。

中国的新型增长方式真的意味着非洲经济复兴结束了吗？或者，非洲能够在与中国的合作以及自身发展方面适应实际新形势，抓住新机遇吗？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应该回顾一下中非经济合作令人瞩目的发展。

中国过去40年来的飞速增长使其成为世界上多数国家的主要贸易枢纽——成为许多国家直接或间接的贸易伙伴。

巨变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就是一例，过去20年中，贸易发生了巨大变化。1995年，发达经济体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出口的近90%，而如今，巴西、中国、印度等新贸易伙伴所占比例超过50%，其中中国承担了一半出口。而且，2014年，中国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最大的进口来源国。



来自中国石化中原石油勘探局的中国工人和苏丹工人在南苏丹钻井。

金属品、矿产、燃料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对华出口的70%。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从中国进口的大多都是制成品和机器。

从新市场中获取原料刺激了非洲的出口，20年来实际价值增长了4倍。贸易伙伴的多样化，也让该地区出口的波动性降低，缓解了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在各发达经济体受经济衰退影响并削减从非洲的进口时，中国增加了对非出口，使得该地区多数国家维持了强劲的经济增长。通过中非贸易，非洲人民从中国获得廉价的消费品，生活水平大大提高，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并更为稳定。

投资方和贷方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资本来源也多样化了。

2006年以来，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幅提高。虽然最新官方数据(2012)显示，中国



的投资在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不足 5%，这通常与企业的某种管制方式有关，但是坊间证据证实，实际比例应该更高。许多小规模中国企业已经在非洲立足。

而且，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贷款——许多用于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迅速上升（见本期《金融与发展》，“增长的阻碍”），中国占该地区外部贷款总额从 2005 年之前的不足 2% 上升至 2012 年的 15%，为众多非洲国家提供了新的工程融资并受到热烈欢迎。此外，中国日益依赖非洲提供的大量承包工程，修建道路和水利工程。

在 21 世纪的多数时间，中国以投资和出口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其越来越多地进口大宗商品。中国巨大的需求大幅抬升了金属、能源、农业大宗商品的价格，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许多大宗商品出口国受益。

但是，这种情形已经不复存在。中国投资减少，抑制了对原材料的需求，造成了与非洲贸易平衡的巨大扭转。例如，铁矿和石油价格已经从近期峰值跌落过半，许多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也纷纷下滑。期货市场 2016 年可能会进一步下降，直至 2020 年之前都难以恢复。

外国直接投资的周期性减弱，与非其他投资相比，受中期考量影响更多。但是，近期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关闭部分矿场（如关闭赞比亚铜矿、南非铁矿，取消喀麦隆铁矿工程）表明，传统大宗商品领域的投资回报正在降低。2015 年 5 月，中国商务部估计，2015 年第一季度中国对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同比下降 45.9%。2013 年以来，获批的工程项目也在减少（见图）。

大宗商品出口商受到强烈打击。石油出口商首当其冲，出口大幅下滑，对外汇储备和汇率都造成了压力。许多大宗商品出口国也是从自然资源中获得政府收入，如今面临着日益上升的预算赤字和削减开支的压力。以安哥拉为例，石油价格下跌抵消了一半收入基础，损失总额超过 GDP 的 20%。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消费水平低下，使石油出口国增长骤降，预计 2015—2016 年仅能增长 2%，而此前十年的平均增长都超过 7%。

来自中国的溢出效应不仅波及直接渠道，如造成出口需求降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滑。非洲各经济体之间也

相互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南非、尼日利亚等大国增长放缓，也影响了作为他们贸易伙伴的邻国小国。因为南苏丹是乌干达地区出口的重要目的地，虽然乌干达不是大宗商品出口国，但是也受到南苏丹经济萎缩的影响。南非、赞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是中国重要出口国，同时也是其他非洲国家的重要进口国。

全球人口趋势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从中国新型经济增长方式中获益提供了机遇。

一线光明

但是，黑暗之中也至少有两处光明。中国近日承诺对非援助将翻一番，未来 3 年内增加到 600 亿美元，这是中国对非洲作出的郑重承诺，也反映出中国持续投资的能力。当然，这需要突破传统自然资源领域，把握新的商业机遇。中国近来资本外流激增，尤其是中国企业纷纷对外投资，标志着中国投资者仍然希望通过境外投资获取高额收益。非洲那些不依赖大宗商品的前沿经济体有望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新增长型市场。

此外，全球人口趋势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从中国新型经济增长方式（见“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波动”，《金融与发展》2016 年 3 月号）中获益提供了机遇。过去，全球服装和纺织价值链由中国主导，而如今孟加拉国和越南早已分得一杯羹，中国转而是向其他高附加值的供应链进军。在供应链中，制造产品的不同阶段，从提取原材料到最后装配，都是由位于多个国家的企业完成的。到 2035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适龄劳动者（15—64 岁）人数预计超过全球其他地区总和。未来几十年内，如果该地区能够突破基础设施瓶颈，改善商业环境，丰富产品种类，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中，非洲各国将面临着一个刺激增长和减少贫困的历史性机遇。这就要看政策制定者能不能把握机会了。■

陈文婕（Wenjie Chen）是 IMF 非洲部的经济学家，罗杰·诺德（Roger Nord）是该部副主任。

减少投资

21 世纪之初，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稳步增加，但 2013 年以后，大幅减少了新工程项目。

（工程数量）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